

无 题

周 蓓

—

老王站在领导办公室门口，下意识地往回廊看了看，像即将上场的斗鸡，他拨了拨自己所剩无几的头发，收拢的五指轻攥成拳，若有似无地扣在门上。领导办公室里毫无反应。老王迟疑着侧过身贴近门，“咚咚”又敲了两下。“进来”，里面的声音平静而又严肃。

老王的脖颈一僵，下意识地立直了身子，抽了抽衬衣的边角，这才缓缓地推开门，定在了离门口不远地方。他努力地想砌出笑容，可是脸上像是灌入了泥浆僵硬得很。老王朝着深埋在资料里的领导欠了欠身，说道：“办公室让我过来找您”。

“小王，来，坐。”领导放下资料，招手示意让老王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老王赶着小步上前，顺着椅子的边就滑入了座位。椅子很软像团棉花把他裹住，老王有点不习惯，往前稍稍挪了挪。

领导身子微微向前倾，开口道：“知道为什么找你吧。”

“呵呵”，老王来这个新单位，除了和办公室主任打过几回照面，也没有见到过其他领导。他猜想是不是终于要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了，但此刻他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猜测，便含含糊糊地干笑了两声。与此同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如同毒蛇，慢慢地沿着他的脊背蜿蜒。他垂着头，目光从交叠的双手上移向了领导的茶杯。茶杯是透明的玻璃杯，在杯底、杯口的两处是用双钩技法绘制的缠枝牡丹，金黄色的牡丹与深蓝色的树叶相互映衬，质感略微堆凸，联结这两处的茶杯手柄是节节盘绕的金黄色叶片。老王曾经以公司名义在景德镇定制过一套类似的珐琅器赠送客户。

“你来也有一段日子了，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啊？”领导意味深长地看了老王一眼。听到这里，老王收回自己的目光，寻思着不能再干笑来代替回答了，便老老实实地说：“没有具体什么想法，我觉得自己能学也愿意学，可以胜任任

何一个岗位。”

领导端起茶杯，抿了抿说：“那就好，单位打算把你先安排在食堂。那里接触的人多，人员复杂，不好管理，加上是窗口服务性质。你去适应下对你也有好处。你看怎么样？”说完，目光冻结在了老王的脸上。

老王从来没有想过领导会把他安置在食堂。时间分秒的淌过，老王没有开口，他坐着，把原本交叠放在领导桌沿的手慢慢挪回了腿上。他的手摩挲着裤子，似乎狠狠地搓几下就能给自己带来拒绝的勇气，但随即他又停止了这样的动作，因为他意识到这条裤子今天早上才缝补过。老王觉得此时自己像被一种无形的绳索牢牢地捆绑着，无法挣脱，而唯一可以松动的就是眼睛，他努力地眨巴眨巴眼皮。一种轻微的又似乎很遥远的声音猛烈地敲击他的耳膜，“你要没有其他意见和想法，那明天就去吧”。

办公室空气凝固，老王只听到杯盖轻磕在杯缘发出的脆响。老王迟疑地站了起来，却没有要移步的意思。领导将原本端起的茶杯又放了下来，望着老王，“小王，还有其他事吗？”老王摇摇头，紧盯着领导手中的茶杯，心里涌出一团火，他想拒绝这样的安排，却又把话生生吞进了肚里。他丧气地退出办公室，轻轻地把门带上，额前的几根头发像斗败公鸡的羽毛无力垂下。

晚上，老王犹如置身在炭火上被人熏烤，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二

老王去食堂报到，像是迷途的羔羊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责任人的办公室。遇上熟一点的人，他会把头稍稍地低下，加快步伐朝侧门逃窜。侧门被他用力一挤，生硬地撬出了一条缝。老王像条泥鳅滑过门缝。门外清冷的空气一下子钻进他怀里，让他身子一激得瑟了两下。老王注意到门外蹲坐着一个瘦高的男人，男人的脸上没有油水，鼻子上架着一副边角掉漆的金框眼镜。男人从衣兜里扯出一张卷烟纸，又撅起半拉屁股，从裤兜里钳出一团烟丝。他掌心托着卷烟纸，仔细地将烟丝铺在上面，来回舔捋着烟纸的卷边，贴合，点燃。烟头忽明忽暗地闪烁。老王看得有些愣神。男人回头瞟了一眼老王，自顾自地笑着挥手说：“新来的？”

老王机械地点头。男人舒畅地吐了一个烟圈，烟圈上升，然后消散，接着聊：“食堂还合口味吗？”“一般”，老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完他就恨不得咬住自己的舌头。老王琢磨眼前男人的问话，猜想他的身份，是骡子是马让人无法辨认。

老王干笑了两声，改口补充道：“挺好的”。

男人抖落掉在身上的烟灰，用手撑住大腿站起，看着老王，淡淡的从嘴角飘了过去：“好就行”，转身往食堂走去。老王紧跟了两步，问道：“您知道食堂负责人的办公室在哪儿吗？”男人没有马上回答老王的话，眯缝着眼打量了下老王，悠悠地说：“来吧，我带你去”。

一路上，老王十指紧紧盘扣，嘴唇紧抿，此刻他觉得自己是待宰的牲畜，不知道这次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戴上高帽当个颠勺的大厨师还是端着笑容成为窗口的服务员。暗长的廊道，回响着他俩深浅凹凸的脚步声。男人停驻在在一间办公室门前，“以后你在这儿办公”。老王前一秒内心充满焦灼等待“宣判”，下一秒就看到了希望，他不可置信地抬头看向男人。“你来之前，我看过你的简历。在这里，估计领导也就是磨砺锻炼下你。大家商量过，你不用干别的，来个人，收下钱，冲个饭卡就行”。老王小心翼翼地碰触男人的目光，沉声道：“谢谢”。男人的嘴角友善地扯动了下，“客气什么，以后叫我老周吧，食堂我负责”。

老王回到宿舍，窝在床里，手勾着后脑勺，身子仰在被垛上，回想起白天的种种，瘪塌的心又回灌些了空气，隐隐恢复了些弹力。晚上，他没有在食堂吃饭，而是叫了个外卖，顺带拎回了瓶啤酒。

老周告诉老王，食堂里的工作对于他和老王来说好像当娼妓，头一次害怕、胆怯。时间一长好了，反正接待谁都一样，也不会忸怩害臊了。生活总得服个软，至少心态能平，日子能过。老王觉得老周的话就是米汤洗脸，稀里糊涂的。没过多久，老王就明白了。一开始，只要办公室的门臼响声，在老王耳朵里就和末日审判的号角一样洪亮吓人。碰到同期培训的熟人，老王总是捋着额顶上零星的头发，神经调得像过紧的琴弦，除了尴尬地苦笑不敢有其他的动作，生怕自己漏了怯。时间长了，老王觉得自己的脸皮像是裹了面粉的香蕉，可以放在油锅里煎炸，除了颜色会稍微变深不会带来其他的实质性改变。他在办公室将一沓沓纸币卷入点钞机，一道道划清点微信支付宝收款时，这个曾经斗败的人甚至不再耷拉着眼睛和脸，虽然不能傲娇地在人前掀起羽翼，也尽可能地爱护着零星的短碎羽毛。现在只要听见门嘎吱一声，老王的脸像是启动了电闸堆满殷殷笑意。办公室的人偶尔叫他去帮忙解决点电脑硬件上的小问题，老王也总是挂着浓厚的笑从不拒绝。

三

赶上食堂卸货，老王不等老周招呼也会主动在门口搭把手。周一清晨，老王蹲坐在路边，等着迎送货车辆。路上车辆很少，每辆都像是燃料载满的火箭，动力十足。其中一辆飞溅起的水花越过旁边停放的车，向老王的方向泼过来。老王慌忙起身，他原本是想用手支撑身体站起来，却一个踉跄屁股重重地跌坐在的地面，裤子变得水渍斑斑。老王眉心紧蹙，准备去拿抹布好好擦拭这身泥点。他刚转身就听见有人大声喊：“王哥！”熟悉的乡音似在耳边，又似在遥远。老王心下犯了嘀咕，他持续用力推食堂的仓库门，门太沉，单单漏出一条细缝，老王抬脚准备把自己塞进去，却偏偏听见越发大声的叫喊“王哥”。他的注意力被跟随在身后的脚步牵住，最终忍不住转身，把本就不大的眼睛用力地张了张。老王与来人眼睛一对，禁不住叫道：“阿炳！”两人笑着搂抱在一起。“阿炳，你怎么在这儿？发达了？”

阿炳抡起拳头轻捶老王，眼睛泄出些得意：“老弟命苦跑货呢。王哥你怎么在这儿啊，之前的公司呢？”

“早不干了，在哪里不都是混日子”，老王回头指了指食堂说：“我在这工作，和老周头熟过来帮个忙”，问阿炳：“你小子结婚了吗？”

阿炳边摇头边笑：“孩子都打酱油了。对了，小王还好吗？”

提到自己的老婆小王，老王感觉心被针刺了一下，这种刺痛分明在提醒着他对面的与自己攀谈的人曾也爱过自己的媳妇儿。只是不知阿炳此时提起是旧情难忘，还是时过境迁的礼貌关怀，有了这层考量，老王刻意忽视心如鼓声的擂动，脸上挂着笑：“她挺好的，在老家呆着”，又问：“你离开公司之后就干买卖了呗？”

阿炳仰着面笑得温暖，语气变得柔软：“王哥，当初她跟了你，我想不通也不甘心，但老家发大水那次她困在水里，你拼了命地去找她，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也就断了念想。后来呆在家里觉得实在没意思就出来了。也是啥都干过，现在哪行容易。你说是不？”

老王深有同感，于是点点头。阿炳说话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软中华，掐出两支递给老王，慢悠悠地把打火机拨出火苗，凑近准备给老王点上。老王盯着阿炳被熏黄的指节，边摆手边调笑：“你小子这叫混日子，明显是在埋汰人嘛，年纪

轻轻的少抽点”，可心里却是倒了醋般地酸涩。阿炳却不在意，眼里有丝戏肆：“戒了？小王让戒的？”“戒了，她也是为了我好”。

两人又谈了半天，阿炳提起老周，照老王肩上一拍，压低声音：“老哥，小弟说句不该说的，老周这人啥都好，就是没前途。有文化有啥用，太老实没眼力劲儿，在单位领导看不上，五十多了，小跟班一个。听说连老婆都跟人跑了”，阿炳对着老王比量了个小指头。老周这时远远走了过来，阿炳将手中剩下半截的烟直接扔到了地上，用脚踩了踩，朝老周的方向迎了过去。老王的心漏了一拍，盯着老周有些发愣。他从瘦瘦的脸上毫无油水的老周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觉得身上冷飕飕的。

四

现在的老王形同一只候鸟，每到一定季节，就要飞回老家去。不知从哪一天起，老王的耳边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回来？

老王和领导告了假，颠颠绕绕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踩在了家乡的土地上，飘落的雨滴如银线般斜织在空中。到了家门口，老王的头发上、衣服上浅浅地盖着一层水雾，他重重地掸了掸衣服上的水珠，胡乱地揉搓了下自己的头发。他准备开门时，门“嘎吱”一声开了，门后探出一个小脑袋瓜，笑眯眯地看着他。开门的小孩子身形纤瘦，嘴角天生微微上扬，不笑的时候也满是笑意。只是脸色苍白，像是瓷器，柔润易碎。闺女伸出的胳膊上隐隐可以看到皮肤下面青色的细小血管。

“爸爸！”老王闻声连忙蹲下身体，展开双臂，狠狠地搂着眼前这个小人儿，高高地架起。闺女环着他的脖子，“嗯叭嗯叭”，吻密密落在老王的脸上。老王眼角的褶皱笑成了沟壑。这时，小王系着围裙从屋里走出，用微嗔地语气说道，“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外面还下雨吗？”。老王轻轻地把女儿放下，摸着闺女的头，柔声回答：“下着呢，宝贝进屋自己去玩吧”。说着，起身握住小王的手。他轻柔地摩挲着小王的手，她手心的触感老王很熟悉，那双手并不温软，但是指节细长。老王想起阿炳的话，神色温柔：“老婆，我来吧”，说着就要去解小王的围裙。小王反手握住老王的手，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眼神很是多情，像是回到了正在恋爱的时候，语气却不软：“你没事儿吧？几百年不下厨房了，还不快去陪孩子啊，饭一会儿就好，我再多添个菜”，硬推着老王进了屋。老王却又

反身跟着小王，站在灶前轻搂小王的肩膀。小王狐疑地看着老王，有些陌生：“神经兮兮的，怎么了”。老王的手从肩头滑下，环上小王的腰，开口道：“你男人没本事，混了这么久啥也不是，你怨吗？”小王肩头一紧，左手把着锅柄微微晃动让菜在锅内继续有节奏的跳动，答非所问地说：“你站右边点，碍事”。老王听话地换了个方位。小王顺手抄起右手锅铲柄，用力地戳了戳老王的额头，“是不是犯傻，我嫁你的时候，你也不是什么能耐人。别添堵了，快进屋”，语气像是刀子生硬地撕裂刚进门的温柔。老王却不生气，反而静静地站着身体倚靠在厨房的门上，看着小王在炉灶前忙碌的身影，脸上挂着冬日暖阳般的盈盈笑意。晚上，小王哄着孩子睡下，回到房间刚钻进被窝，老王紧贴上小王的后背，用透着温热的掌心抚摸着小王的背，下巴轻蹭小王的侧脸，像是慢慢汲取着彼此熟悉的温暖，充满激情。小王却挪远了身子，含糊地说了句：“别闹了，快睡吧”，拉上被角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顺手关了灯。老王感觉自己的热情撞在了冰山，一下子扑息了火焰。老王盯着天花板，想起心思，老婆的冷淡让他有了一种不踏实的危机感，越想老王越觉得被蒙上了厚厚的不透气的塑料要窒息了。他后悔去了新单位。

五

雪天路上，老王遇到老周，老周目光灼烧，这种不寻常的热烈烧得老王只想远远地躲开。“小王一会儿你去找下领导，别耽误了”，老周的话让老王心里的大鼓又开始咚咚地使劲敲着。

老王再迈进领导办公室，发现桌上依旧放着一摞摞的资料，领导的大半个身体都陷在面窗的一张靠背椅里，门的响动没有让他有丝毫的动静，像睡着了一般。随着自己脚步的踏近，大靠背椅慢慢转过，一双棕褐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透着精光，领导缓缓站起来，端着珐琅杯，向桌边的水壶走去。老王匆匆跨过领导的桌子，双手捧过茶杯，动作轻柔得像是端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老王将蓄好水的茶杯放在领导桌前，才缓缓退坐在了椅子靠前三分之一处的地方，双手按在了大腿上，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领导，脸上堆满笑意。领导用一双不怎么慈爱的眼睛也笑眯眯地看着老王，弄得老王莫名其妙。在他印象中，领导对他从来是不冷不热。老王老实坐着，没有露出一丝不耐烦的表情。接下来的话让老王的神志如被一道闪电照得透亮。“小王，你去食堂也有段时间了，想听听你对工作有没

有新的打算啊？”老王的心有只麻雀在来回啄，有点痛也有些痒。他尴尬地感到自己的嘴角在不自觉地抬升，着实认为这种外露的情绪有点幼稚，于是他强压着自己的兴奋，用一平如水地声音回复，却听见耳畔飘过像是被灼伤的沙哑嗓音，于是老王咳了两下，才接着说道：“想是想过，但还是那句话，单位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呆在哪里。到哪儿我都能干好”。

领导脸上沁着满意的神色说：“好，有个特殊岗位可能过段时间需要调你去，你心理有个准备，没别的事了，回去忙吧”。老王准备起身的时候，领导手轻拍在他的肩头，眼神中闪烁着一丝欣慰，语气不自觉的加重，说道：“小王，好好干”。老王躬身倒着退出了办公室。不知道是风的缘故，还是老王的手劲大，他轻轻使力却重重地带上了领导办公室的门。

出了办公楼，他看到小草在雪里挺直着腰身，叶片上湿漉漉的，有点像破涕为笑时睫毛上挂的泪花。老王吹着口哨检阅了单位簇拥在没化雪地里的草。衣服传出“嘀嘀”短信声，老王心急火燎掏出手机打开短信，他的脸舒展得更开了。